

稿例

本版歡迎文字或圖像投稿，可郵寄至香港仔田灣海旁道與偉中心3樓文匯報副刊，或電郵至wwpcreative@hotmail.com。勿一稿多發（包括網上）。一經刊登，謹奉薄酬。

詩意偶拾

作者簡介：獲過幾個獎，都是微不足道的。

文於天

短載

沈小益

作者簡介：自由職業，寫詩歌、散文和短篇小說，發表作品多篇。《別人的嘴巴，我的故事》獲台灣《聯合文學》短篇小說推薦獎（第二名）。

王公橋的混世魔王

5 紅旗大隊革命生產隊的社員沈福喜正往家裡走去，迎面碰上一個人。這個人就是周祖望。周祖望扛着一把三眼銃，那樣子就像孫悟空扛着如意金箍棒。沈福喜覺得這個人好面熟，但一時想不起來。他問周祖望：「你是哪裡人？扛一把三眼銃幹甚麼？」

一個葬禮和有關時間的兩個設想



「射影」

有着形影單的謎語

黃昏一直沒有上鎖 那些未能逾越的門道 滿滿是寺院裡最寂寞的鳥鳴 舔着時間的痂

黑色字碼發出微光 巨大的簽字 倒後到沉默的河 像一個彎曲的孩子 在修繕日子上空洞的齒輪

世界 鏡裡一幢橙色大廈 所有人從裡面出來 戴着一塊 無可爭辯的手錶 不斷接收它的鏽跡

就醒了 就草草寫下數字和押 它的韻。務必在生活的餐桌上罰抄 那張熟悉的裸面

閃光燈照亮一面時間的牆 白色染着景象，染着它黃色的內質與綠色的表皮 我想起失竊的事情一件一件變質 本身就是不斷倒後的一隻蜘蛛 吊在笑容的邊上，掛着一種近乎是錯覺的最美麗的堅持

那時候將快門放慢到似乎時間已經沒有了意義 蒙疊疊影，攝入無形的臉，一再可怕地曝光 人們彷彿被白光洗掉了原本的面目 被時間滅奪，留在它混沌的裡面 成為一張照片永遠的挫折感

經過窄門，世界從後面衝進觀景窗 撞向城市一條幽靈般的光 剛剛好擱在他們不整齊的門牙上 擠進去，一個個永劫的幽暗城府 在無意識年代學習拍一張不死的照片 並且置身其外，像一個不能參與夜宴的流浪漢 走過時代與時代之間同一個窄門 站在無所謂地點的荒謬劇場 以差劣的構圖量度時間的厚度

「後祭」

我來到路口 進入同樣的重複 這裡有一條大路 陽光使它陳舊得像一個錯誤的地方 會有荒廢的草場

轉身就是黑溪 夜的重量洗劫着 我身上的一無所有 活着，提到一種交叉 慢慢便經歷了 自己的葬禮 不能置辯的對答 他們一一抽菸 一一將我塑造成合身的餐椅 被坐着品嚐 生命中唯一的盛宴空前

門簷，扣掉的銅花 鏽蝕第一把鑰匙 門打開後就將永遠打開 關好自己與黑暗 與那些竊犯般的牙痕 私密 僅止於這樣一種 靜寂的狀況 讓聽見的鎖聲絕塵 在前面 或在偌大之櫃廣漠之床 漂泊僅僅如是

「劃字」

務必 寫一張支票 在背面畫一條鍊子給它 一個日期。於是便收到自己的恐懼

詩意偶拾

作者簡介：魏欽，江西人，現就讀於北大大中文系。

魏欽

對峙

「為何，我會為我還有一個弟弟而悲傷不已。」

——肖水《絕句·弟弟》

請當着父親的面，遞給我一支煙 請在短暫的沉默之後，咬牙切齒地痛恨家鄉 請醞釀更多身體的碰撞，揚起血液和骨肉，結束氣溫的逼迫。

敵意從嘴唇燒進肺部，生活逐漸變得枯澀而粗重 屬於你我的夜晚尚剩少許，我們得趕緊閉鑿自己的運河 我們將很快等來祖輩的屍體，父輩的屍體，我們自己的屍體。

但是你要離開勞動和繩索，不顧一切毀去船槳 甚至將貝殼丟棄，和沙礫針鋒相對 沒有誰能夠對你進行片刻的撫摸，也就意味着

河水的逆流。也就意味着，我不會有更多機會接近你的眼睛 不會把耳朵貼向遠處，不會擁有眺望南方小鎮的甲板 我會被四個動作反覆折磨：哭和笑，進和退

此刻空氣說着話，空氣翻滾着。我們背朝對方， 因為我們熟知彼此的姓氏，彼此的乳名和傷疤 我們年齡相仿個子等同；我們先後走向了城市和女人。

今天，在握手言和之前，談起脈絡分明的失誤 我們共同的弟弟，舉着他未成年的身體，大聲質問 過去和未來的幸福，——我們在時間中幸福失貞的幸福。

試筆

黃慧芳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中五

雨

烏雲大隊佔領了天空，驅走了一片藍天白雲，留下了灰濛濛的一片天。我撐着傘走着熟悉的路，天空開始下起了濛濛細雨，一滴滴的雨水沿着傘面滑落在地上，形成了一個個的雨溝。「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路上的人都低着頭匆匆走過，一顆小水點從臉頰上悄悄掉下，不知道雨溝是由多少人的淚水所形成的呢？我走到你的面前，除去你面前的雜草，清洗你臉上的灰塵，燃燒我對你的思念，一縷縷黑煙裊裊上升，飄到你所在的地方，那個美好且遙遠的國度，那個被譽為天堂的地方。淡淡的菊，淡淡的雨，淡淡的香，這一切迷了我的雙眼，將我帶回到那年那日那懷念的地方。

你那瘦削的身形彷彿再次站在我的面前，緩緩向我伸出大手，像一如既往的擁抱，感受你手中的溫暖。奈何，時間催人老，良久不見，你完全變了，變得那麼的消瘦。我握住你的手，你的手不再像以前般厚實，現在像皮包骨一樣，一節節手骨都露了出來，好像就快要到天堂那兒去一樣。那一刻，我就決定我要捉你的手陪伴你，就像小時候你陪伴我一樣。此時，你的手是多麼的小、多麼的瘦弱，我要扮演你當初的角色，好好保護這對手，以我的生命溫度和這對手。儘管我多麼的努力，我只能留住你臉上的笑容，不能挽回失去的時間。終於，這一天始終都要到來，我眼睜睜看着你的手從我的手中脫落，看着你的眼睛漸漸閉上，聽着你的呼吸靜止，但我卻是無能為力。

我決定回家去了，那一天也是下着濛濛細雨，寒意頓生，只想立刻回到你的懷抱，感受你手中的溫暖。奈何，時間催人老，良久不見，你完全變了，變得那麼的消瘦。我握住你的手，你的手不再像以前般厚實，現在像皮包骨一樣，一節節手骨都露了出來，好像就快要到天堂那兒去一樣。那一刻，我就決定我要捉你的手陪伴你，就像小時候你陪伴我一樣。此時，你的手是多麼的小、多麼的瘦弱，我要扮演你當初的角色，好好保護這對手，以我的生命溫度和這對手。儘管我多麼的努力，我只能留住你臉上的笑容，不能挽回失去的時間。終於，這一天始終都要到來，我眼睜睜看着你的手從我的手中脫落，看着你的眼睛漸漸閉上，聽着你的呼吸靜止，但我卻是無能為力。

滴滴答答，雨還是不停地下，我任由雨水拍打我的臉頰，一條條的雨痕從我的臉上出現，這是雨還是淚，我也分不清。我擦過臉，撐着傘，挺直腰部向前走，我知道你一定在某一角落在看着我的，我決不能讓你看到如此懦弱我。

雨悄悄停下來了，太陽再次露出臉兒，彩虹在天上大放異彩，照亮了前路，是你在前頭等着我嗎？

浮城誌

顧海謎

作者簡介：20歲，目前在古巴拉丁美洲醫學院讀大學三年級。

閑

五月。古巴，這個熱帶島國一轉眼就進入了三伏天氣。抬起頭，總是愈加明晰地看見一個巨人推着龐大無比的火球，迎面向我們衝來。這種瀕臨絕境的壓迫感，讓人悶得快要窒息。可是所有的悶和熱來的卻像是災難一樣毫無預感。突如其來地，讓人慌張和無助。即便古巴是一貫地烈日當頭，一貫地酷暑難耐。然而從四月到五月，這種時間和氣溫上的跨度，哪怕只是微妙的差異，也會讓人措手不及。

四月的時候，大家只是隨口說，今天好熱啊。五月的時候，常常有人無奈的感慨：天氣熱得人想死。每天早上一起床，我感覺一身黏糊糊的，整個人都像是在鹽水裡醃過的大白菜。濕漉漉的，散發着鹹澀並夾雜着酸臭的氣息。之後，還必須按照學校規定穿着不透氣的白大褂和長褲去教室上課。宿舍到教學樓不過是兩分鐘的路程，我每每還沒走到教室，已經是滿身大汗了。坐在課桌前，當我看見自己的汗水順着皮膚緩慢地留下來時候，我開始覺得揮汗如雨是一個多麼生動的詞藻。偶爾，我也會很浪漫地幻想，自己是潛藏在深海的游魚。幾千年的沉默與孤單。因為在毫不留情的陽光下，熱空氣像海水一樣綿延不斷，撲面而來的時候，人總是沒有講話的慾望的。哪怕只是舌頭與唇瓣小幅度地運動也會莫名地增添出許多燥熱來。何況所有的聲音都讓像是噪音一樣讓人覺得厭煩和無望。於是，我們漸漸地在這種環境中培養出一種默契，所有的人都盡量保持着安靜。各自做着各自的事情，互不干涉的，鬱鬱寡歡。

上完課回到宿舍總會讓人變得興奮，甚至身體裡的每一個細胞都開始跳躍。我們總是馬上卸下身上的笨重的鎧甲，換上單薄又寬鬆的睡衣拎着條毛巾去澡堂裡洗澡。在沉悶的夏天，冷熱交替地沖澡，會讓人心情愉悅起來。我總在隔間裡，聽見「嘩啦啦」的流水聲和女孩子們恬淡的歌聲。它們交融在一起，軟綿綿的，編織成夏日裡美好的夢寐。

然而洗完澡後再次呆到宿舍裡的時光還是異常地難熬。剛剛有的清涼，在幾分鐘裡飛快地散盡。宿舍裡的電風扇奮力地在工作着，可沒有人敢確定，它吹出的熱風會讓我們在炎熱裡沉靜下來。也許它工作產生的熱量會讓我們這個狹小的空間慢慢地升溫，有一天，我們會像放在地板上的雞蛋一樣悄無聲息地凝固起來。

有一段時間我都保持着每晚被熱醒來三次的記錄。我感覺自己被放在蒸汽爐裡。熱氣和着水汽團團包裹着我。耳畔是蚊子耀武揚威地叫囂。某個漫長的夜晚，我又一次地輾轉難眠，下鋪的女生突然就夢囈一般地說，天氣熱得我好像哭。我偷偷地想，原來大家都有同感啊。

在這樣的時光裡。我們常常在教學樓裡呆上六個小時，然後窩在宿舍裡一整天。我們每天總是大量地喝水，然後再大量地出汗。我們不斷地去洗澡沖涼，然後再不斷地變得燥熱。

在這樣飛快地流逝的時光裡。我不再去幻想自己今後的生活。我也不再去思考自己生存的意義。我知道，我將會慢慢地變得穩重起來。用平和的角度去看待生命中的點點滴滴。

在這樣飛快地流逝的悶熱的時光裡。有一天，我會沉澱下來。不再張狂，不再放縱，也不再偏激。可是我知道，我一直知道，無論是在怎樣的時間和空間，我都會朝着自己的方向走下去。義無反顧地走下去。